

我信仰阅读

传奇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回忆录

Robert
Gottlieb

「美」罗伯特·戈特利布——著 彭伦——译



ler

中信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信仰阅读: 传奇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回忆录 /
(美) 罗伯特·戈特利布著; 彭伦译. -- 北京: 中信出
版社, 2020.9

书名原文: Avid Reader: A Life
ISBN 978-7-5217-1660-3

I. ①我… II. ①罗… ②彭… III. ①罗伯特·戈特
利布 - 回忆录 IV. ① K837.1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145602 号

Avid Reader: A Life

By Robert Gottlieb

Copyright © 2016 by Robert Gottlieb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New Yo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我信仰阅读: 传奇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回忆录

著 者: [美] 罗伯特·戈特利布

译 者: 彭伦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70mm×970mm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305千字

版 次: 202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9-7897

书 号: ISBN 978-7-5217-1660-3

定 价: 7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1955年，一位酷爱阅读的年轻人加入了西蒙-舒斯特出版社。他一路升至主编，又跳槽到负有盛名的克瑙夫出版社当总编辑，后来还曾执掌《纽约客》。70岁时，他成为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编辑，做出了数月狂销200万册的克林顿传。

他，就是罗伯特·戈特利布。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

他如何定下《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个经典书名。
他如何一眼识破诺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匿名写作。
他为何对克林顿说出“不是我为你工作，是你为我工作”。
以及他群星璀璨的作者名单和那些重磅作品的背后故事。

他的出版成就离不开阅读，阅读就是他的信仰。
翻开这本书，这位传奇出版人将带我们走进美国出版的黄金时代。

扫码关注



扫码关注
中信·大方



从中国看世界 把时间变成历史 阅读之前 世界很小

阅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大方

sight

献给我的外孙，奥利弗·扬和雅各布·扬
假如他们有兴趣知道外祖父的这一生

纪念尼娜·伯恩和黛博拉·罗杰斯

出版社的头头们使出各种招数，几乎要用所谓酷刑伺候了，总算让早已签约的我写出了自传，这桩差事我一直躲着，就像波拉（尼格丽）¹躲避摄影机，但那样我又觉得亏欠读者。

——《奇人传：林·拉德纳自传》序言²

1 波拉·尼格丽（1894—1987），出生于波兰的美国电影演员，曾与查理·卓别林、鲁道夫·瓦伦蒂诺等人有绯闻。（本书所有注释如不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林·拉德纳（1885—1933），美国体育新闻记者，幽默作家。

罗伯特·戈特利布



Robert Gottlieb

1931—

犹太人，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传奇出版人，先后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曾担任西蒙-舒斯特、克瑙夫出版社和《纽约客》总编辑。他痴迷阅读，曾一周读完《追忆逝水年华》，并且对各类书籍兼收并蓄。他的作者多丽丝·莱辛认为，他的出版成就来源于“他读过所有的书”。在出版社，他锐意革新，善于挖掘年轻作者，大胆创造营销手段，打造了诸多出版事件。他强大的作者名单不仅涵盖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文学奖得主、大热畅销书作者，甚至还有众多明星和政要。工作之外，他喜爱芭蕾舞，担任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理事，写了众多舞评；他还酷爱收藏塑料手提包，曾撰写《一种风格：1949—1959年塑料手提包的艺术》。

彭伦

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曾任记者、编辑，主要策划的丛书有“出版人书系”“短经典”《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等。2017年获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编辑”奖。同年创立出版品牌“群岛图书”，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并代理中国作家的国际版权。译作有《我与兰登书屋》《天才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与一个文学时代》等。

大方

SIGHT

图书策划 中信出版·大方

策划编辑 郭歌

责任编辑 徐芸芸

营销编辑 徐博谔 王雅伟

责任印制 陈梅

装帧设计 裴雷思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400-600-8099 网上订购：zxcbs.tmall.com

官方微博：weibo.com/citicpub 官方微信：中信出版集团

官方网站：www.press.citic

目 录

前言 / 1

阅读 / 3

整个夏令营期间都在读书，从未去过湖边 / 十四小时一口气读完《战争与和平》

上学 / 14

在哥伦比亚大学不去上课，通宵阅读 / 用《哥伦比亚评论》向安德烈·纪德致敬 / 七天读完《追忆逝水年华》 / 和缪丽尔结婚，儿子罗杰出生 / 在剑桥大学无心学习，把时间都用来排演戏剧

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 / 41

从在商场卖贺卡到成为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编辑助理 / 出版《美国人的死亡方式》，推动国会立法 / 开始接受长达八年的精神分析治疗 / 出版《第二十二条军规》，造成巨大轰动 / 成为西蒙-舒斯特总编辑 / 出版约翰·列依的书，引发销售狂潮 / 出版《第三帝国的兴亡》，并高价卖出平装版权 / 和第二任妻子玛丽亚结婚 / 一眼识别多丽丝·莱辛的匿名写作 / “鲍勃·迪伦也来过我们出版社一次” / 收藏塑料手提包和苏格兰犬纪念品 / 女儿莉齐和儿子尼基出生，“生活永远改变了”

在克瑙夫出版社 / 118

与迈克尔·克莱顿合作，推出科幻畅销书 / 与罗伯特·卡洛合作，《权力捐客》获得众人膜拜 / 出版一系列名人回忆录：劳伦·白考尔、丽芙·乌尔曼 / 成为契弗的编辑，在其身后编辑出《约翰·契弗日记》 / 出版托妮·莫里森，从长篇中打捞出《宠儿》 / 名流艾琳·塞尔兹尼克和凯瑟琳·赫本的友情与争斗 / 约翰·勒卡雷本人比他书中的角色更像完美间谍 / 二十年间，出版业发生了许多变化

在《纽约客》 / 230

接替肖恩执掌《纽约客》，引发重大争议 / 如何应对《纽约客》每年的巨额亏损？ / 被苏珊·桑塔格誉为“天才”的校对员古尔德小姐 / 和川久保玲一起午餐 / “我决定撤换你”

重返克瑙夫 / 273

约翰·勒卡雷与克瑙夫分手 / 成为“美国最有权势的女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编辑 / 与诺拉·艾弗隆合作一系列畅销书 / 成为比尔·克林顿的编辑，被媒体争相报道

舞蹈 / 299

担任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理事 / 出版传奇芭蕾舞者玛歌·芳婷的《自传》

写作 / 331

为《名利场》杂志撰写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稿件 / 编选《阅读爵士乐》《阅读舞蹈》《阅读歌词》 / 撰写巴兰钦和萨拉·伯恩哈特的传记

生活 / 348

遗传的旺盛精力 / 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课程讲课

致谢 / 368

附录 / 371

前言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次有人问我会不会写回忆录或者自传，我总是回答，所有编辑的回忆录基本上都会归结到同一件事：“于是我对他说，‘列奥，别光写战争！也要写和平！’”出于各种原因——比如我想澄清一些事实，我想谈谈编辑、出版乃至我自己——我最终还是改变了主意，而且我还沮丧地发现，患上托尔斯泰综合征¹是免不了的。要论及编辑与出版，非得用我自己经手的书作例子不可。所以，总结一切不外乎“我做了这”“我做了那”，且一个人总是倾向于铭记自己的成就，就像列奥一样。

1 托尔斯泰综合征在心理学上的术语叫“确认偏误”，指个人选择性地回忆、搜集有利细节，忽略不利或矛盾的信息，来支持自有的想法或假想的趋势。

阅读

我的人生始于阅读，从此养成阅读的习惯。我长到四岁时，因为外公一直给我读书，我跟着他读，也就学会了怎样读书。我妈妈是纽约市一所公立学校的老师，每天一早就出门上班，外公总是在家（他一直住在我家，直到我九岁那年去世），我吃完早饭就爬到他床上，他给我讲故事，教我下棋，还大声朗读。对我童年影响最大的书是吉卜林的《丛林之书》，我至今还保存着他给我读的那两卷本。一本的护封是芥末黄，另一本是绿色的。当时我听得如痴如醉。不过在那之前我的最爱是多萝西·孔哈特的《乳酪甜点真好吃》。这本书在我出生后两年，也就是1933年问世。我太喜欢了，怎么读也读不够。（后来，她还写了一本儿童必读书《兔子帕特》。）《乳酪甜点真好吃》风靡一时，后来却消失了——不单是我这一本，而是市面上全都不见了。似乎是因为出版社和书中那种乳酪甜点的生产商发生了法律纠纷。好在最近它又回来

了¹。时隔七十五年再看它，我发现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小男孩。我小时候竟然会经常看它！

下一本让我爱不释手的书，是像妈妈一样亲切的赫斯特老师在我们四年级班上念给我们听的，那就是艾伯特·帕森·特哈尼的《神犬拉德》，我最喜欢狗了。不过，拉德不是我养的“小摆尾”那种可爱型，而是柯利牧羊犬，是纯种犬——这也是特哈尼经常写的主题。实际上，艾伯特·帕森·特哈尼就是一个真诚的优生学家，不喜欢“杂交种”，因此，书中写到拉德半夜赶跑的盗贼是一个黑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我知道多少“优生学”呢？拉德是高贵的，拉德是可靠的。我最近重读这本书时发现，在拉德的种种丰功伟绩中，它救过一个瘫痪的五岁女孩。在一条斑斓的铜头蛇扑向她的时候，它奋不顾身挡在她的身前，差点中蛇毒而死，而女孩受到刺激竟站起来走路了。那时候我已经喜欢上狗了——狗比其他孩子容易相处多了——拉德可不是一般的狗，这一点我们从书的第一段就知道了：“它有火枪手达达尼昂那般的勇气，还有非凡的智慧。无论是谁看到它那双忧郁的棕色眼睛，都不会怀疑它是有灵魂的。”赫斯特老师朗读的时候，我费了好大劲才不让人看出我在哭。

《神犬拉德》初版里有七十张版画。特哈尼后来还写了三十多本关于狗的书，我读过许多，我现在觉得它们全都体现了特哈尼滥情的风格和讨人厌的信仰。但正是《神犬拉德》让我发现，书籍具有神奇的力量，能让人动情，甚至改变人生。所以当我读到埃里克·奈特的《灵犬莱西》时，我已有心理准备。我想那时我就能领

1 2014年，纽约书评出版社将多萝西·孔哈特两本绝版已久的童书《乳酪甜点真好吃》和《现在，把盒子打开》重新出版。

会到它写得比《神犬拉德》好得多。我对写马的书没什么感觉，哪怕是《黑神驹》这样的经典，虽然我挺喜欢（现在仍然喜欢）玛丽·奥哈拉的“马儿弗莉卡三部曲”，可我真正喜欢的是这几本书里的小主人公肯，而不是那些马。

当然，我也读经典童书——《艾丽丝漫游奇境》《柳林风声》《汤姆·索亚历险记》、“绿野仙踪”系列和“杜立德医生”系列——以及更现代的经典，当然少不了维尼熊的故事。还有探险故事书，我每次去公共图书馆都会借三四本——其中自然有人猿泰山的故事，还有一套模仿人猿泰山的探险故事，我更喜欢，我只记得其中一集叫《丛林小子邦巴在死亡沼泽》，长大后再没有读过。

不过，对我的童年（有时我甚至觉得是对我的一生）产生关键影响的书，是阿瑟·兰塞姆从1930年出版的《燕子号与亚马逊号》开始的十二部系列小说，对我正是时候。燕子是沃克家四个孩子自称的代号，亚马逊则是布莱克特家两个女孩的代号，他们夏天分别驾驶着“燕子”号和“亚马逊”号这两艘小船，在经过作者想象加工的英格兰大湖地区的温德米尔湖上航行。在第四部《进军“北极”》中，又有两个卡勒姆家的孩子——迪克（小科学家）和多萝西（未来的小说家）——加入进来。这两个人物形象是我感到最亲近的：他们都爱读书，害羞而孤单，是被卷入燕子们和亚马逊们探险的外来者。我可不好探险，不想当探险家，这些书吸引我的，并不是航行、野营、赛马或者其他不那么激烈的活动，而是这群聪明独立的少男少女，在兰塞姆的笔下，他们个性鲜明，受到父母信任，享受着健康成长的童年，尽情地玩。既然沃克家和布莱克特家的孩子能接纳卡勒姆家的孩子，他们或许也能给我腾点地方。

有四五年时间，我一遍又一遍地读我最爱的兰塞姆小说，特别

喜欢的几本起码读了五十遍。与此相对，上学、做作业、和父母打牌、偶尔和父亲下国际象棋（这是我们仅有的共同活动）、晚上和同学打电话、听广播（那个时期的主要娱乐方式），全加起来才构成我生活的另一面。我体弱多病（实际没那么严重），经常病假在家不去上学，痴痴地听各种广播肥皂剧：《我们的女孩桑迪》，讲述一个父母双亡的山里女孩嫁给了英格兰“最富有、最英俊的勋爵”亨利·布林斯洛普的故事；《生活可以是美好的》，讲述无家可归的琪琪·康拉德有一天撞进慈祥的大卫·所罗门老爹开的略读书店，被老爹收留住了下来，与爱发牢骚的瘸脚小伙斯蒂芬相爱的故事；《玛丽·马林》，主题歌是《月光》，剧中女主人公的丈夫乔·马林参议员秘密出访西伯利亚时失踪，她便冒名顶替扮演他的参议员角色；还不能忘了《玛·珀金斯》、“改编自奥利弗·希金斯·普鲁迪不朽的同名小说”的《斯特拉·达勒斯》，还有经典的《海伦·特伦特的爱情》，“当生活嘲弄她，打击她的希望，把她甩在绝望的石头上，她勇敢、漂亮地反击，成功证明了无数女性渴望证明的事，即女人过了三十五岁仍然可以有浪漫爱情”。（《海伦·特伦特的爱情》连续播了二十七年。）我认为所有这些感伤的通俗广播剧促成了我后来作为读者和编辑对类型小说的欣赏趣味。当然，它们都是无伤大雅的东西，剧中没什么真正恶劣的、肮脏的事情，无非就是乔参议员的幕后失踪，以及必不可少的剧集里，桑迪、琪琪和其他人的生活为失忆症或谋杀案审判（或兼而有之）所打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从剑桥大学回国，又回到追肥皂剧的日子——正赶上《生活可以是美好的》最后一集——一切都变了：酗酒、堕胎、婚外恋都有了，魅力没了。肥皂剧的市场正向电视转移。

听肥皂剧是一种特殊嗜好。夜间广播节目则是人人都听的。杰

克·本尼、鲍勃·霍普、雷德·斯凯尔顿、费伯尔·麦基和莫莉、乔治·伯恩斯和格蕾西·艾伦、艾迪·坎托、弗雷德·艾伦、宾·罗斯比，乐彩香烟赞助的音乐节目《你的金曲巡游》、竞猜节目《请提示》、扮演斯诺克斯宝贝的范妮·布莱斯，这些名字和节目都像今天最热门的电视节目一样家喻户晓，甚至更有名，因为当时选择少。我得跟父母大闹一番才能被允许开着收音机做作业。他们不明白，当我傍晚收听《午夜队长》《小孤儿安妮》和我特别喜欢的《杰克·阿姆斯特朗，典型美国男孩》这些儿童节目时，其实我也是在做作业。杰克·阿姆斯特朗也是一个冒险家，经常深入亚马逊丛林，也寄居在别人的家里（和伙伴比利、贝蒂和他们的吉姆叔叔住在一起）；安妮当然就是一个孤儿，和泰山、吉卜林笔下的毛克利一样。所有这些人中最独来独往的，是我偶像中的偶像“独行侠”，他什么帮手也不需要，只有忠心耿耿的印第安搭档汤头和宝马“银子”相伴左右，而且他总是戴着面具。我还有幸见证了漫画书上的超级英雄超人、蝙蝠侠从诞生到搬上银幕的早年历史。他们也是独来独往，也戴面具，也无所不能。漫画书是家长的眼中钉，因为里面的暴力（“啪！”“呼！”），以及书中主人公与大反派的殊死搏斗，大概会诱使我们这些中产家庭的孩子使用暴力，即使达不到犯罪的程度。

总之，那是一种推崇甜美的流行文化，从平淡无奇的流行音乐到报纸上每天刊登的“漫画”，无不如此，只是我看不到那些漫画，因为我家里只订《纽约时报》，上面不登这些。所以我看不到大力水手，看不到迪克·特雷西，看不到小阿伯纳。而且基本上没有电影可看，除了我七岁时迪士尼发行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它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我被那个美艳绝伦又蛇蝎心肠的王后吓坏了，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时我还能看的是家里必备的杂志：《生活》和《纽约客》。

即使是我热衷的“国民运动”棒球，和阅读相比也不那么重要了。纽约有三支棒球队，我疯狂追捧的是扬基队（也许是因为他们总赢）和布鲁克林道奇队（也许是因为他们标新立异），讨厌巨人队——谁知道是为什么。家里人都对体育运动毫无感觉，虽然我爸爸偶尔打打高尔夫球。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让我一起去高尔夫球场走走——那是我这辈子最无聊的一个下午。我父母偶尔去剧院看戏，很少看电影，从不上餐馆。我们有时玩金拉米纸牌，但大多数时候，我父母和我一样，喜欢阅读。

我妈妈在没什么钱的家境中，在波士顿和纽约度过了文雅、有教养的童年。她最爱的小说是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少女时代，她刻苦地弹钢琴（车尔尼的练习曲、贝多芬比较容易弹奏的一些奏鸣曲），她和家人都爱去大都会歌剧院看卡鲁索、法拉、庞塞尔等人演唱的歌剧，买的是最高层家庭区的座位。外公是一个不得志的画家，所以我们家里有许多蚀刻版画、素描和油画复制品。待我长大一些，妈妈偶尔会带我去博物馆，还去看当时最著名的音乐家演出——每次都不同：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阿图尔·鲁宾斯坦、雅沙·海菲茨、玛丽安·安德森、托斯卡尼尼。念高中时，我有了自己的唱片——回想起来，还是78转的黑胶唱片呢。其中最重要的有著名的格林德伯恩歌剧节¹录制的莫扎特歌剧、旺达·兰多芙丝卡演奏的巴赫《意大利协奏曲》和《哥德堡变奏

1 格林德伯恩是英格兰东萨塞克斯郡的一个古老庄园。自1934年起，庄园主人约翰·克里斯蒂在这里每年举办歌剧节，以莫扎特歌剧录音唱片著称于世。